

社会流动与分化视阈下的共同体构建与社区整合研究

孙璇

(福建社会科学院 文献信息中心, 福建 福州 350001)

【摘要】社区的发展与管理必须从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着眼,从社会流动与分化的趋势着眼。社会流动与分化的加速,促进了社区的全面转型,催化了社会群体重组,产生了社区居民群体内部的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的状态,为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社区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缩影,也是社会整合的基石。本文以台湾地区长荣社区为例,分别从社区整合的三种类型——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与文化整合来探讨社区整合的不同途径,探索社区如何从地理的初级整合逐步上升为依靠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意识的高层次整合。

【关键词】社会流动;分化;共同体;社区整合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131-05

一、社会流动、分化与社区变迁转型

(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社会流动、分化

我国几十年来的工业发展史、城市化发展进程是经济高速发展、城乡面貌巨变的历史,同时也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与基层社会管理深刻变革的历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新型工业产业的崛起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空间,也产生了大量的新劳动力需求,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劳动者离开原有的乡土,从传统的行业中脱离出来,进入全新的地域与行业,这就导致这些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从地理范围上脱离了原有的社区,进入了新的业缘为主的社区中。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成熟阶段,同行业甚至跨行业的人才流动频率加快,人才流动的户籍壁垒进一步降低或消除,新型商品房的购买逐步取代了“单位房”,这种种因素都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流动与分化的加速,也推动着原本单位型社区为主的社区形态被城市新型社区取代,促进了城市社区的全面转型。城市社区转型不但意味着社区人口结构与发展动态的转型,更意味着社区的发展与管理必须从宏观的经济社会背景着眼,从社会流动与分化的趋势着眼。原本单位制社区的管理方式是以单位的业缘关系为核心的管理模式,居民的同质性较高,互相认同与信任度高,社区矛盾较少、管理较为简易。新型城市社区以共同居住的地理范围为核心,居民的异质性高,利益关系复杂,相互认同与信任度低,社区矛盾较多元复杂,社区管理也具有较高复杂性,存在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探索空间。

(二)社会群体重组与社区整合“真空地带”

社会流动冲击了原本相对较稳定维系在血缘与地缘关系下的社会共同体,催化了社会群体重

组,为社会管理带来全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个体从原本同质性较高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流散到更多元、异质性更强的社会群体中。原本以血缘与地缘为关系纽带的基层社区,一方面面临着固有社会成员的长期流失,另一方面也不断补充着新的非血缘与地缘特征的社会成员加入共同的地域活动范围,共同生活并进行初步的交往与融合,这种多元融合的过程由于缺失了共同的亲缘血缘和同乡关系纽带的调和,打破了原本家族宗族秩序及同乡风俗文化对同质性群体的整合规律,多元性异质群体的整合规则出现了真空地带,或仅由法理性与逻辑性的契约规则来维持表面秩序,但由于群体利益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出现利益矛盾的情况下,原本可以用亲情、宗族家长意志、同乡情谊、地域认同感、同业认同等非契约性因素来调解的方式不再适用,因而容易出现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甚至破坏了原本契约维系的表面和平,将整体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带向更为敏感、冷漠与自我的地带,基层社区的秩序维持与稳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因素。

(三)社会人际冷漠与社区共同体困境

当今社会结构的转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引发人际关系疏松,传统联系减弱,形成了市场经济下公民人际关系冷漠状态。有观点认为,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冷漠是前现代的冷漠、现代的冷漠以及后现代的冷漠三种形式的聚合:前现代的冷漠表现为按照“熟人社会规则”对圈外人“的冷漠;现代的冷漠是使人市区个性的制度性的冷漠;后现代的冷漠则是只愿意享受、不承担任何责任,只问索取不思回报^{[1]P30}。不仅如此,在

收稿日期:2014-6-10

作者简介:孙璇(1984-),女,山东济南人,硕士学历,研究方向:社会学。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际冷漠的状态导致社区社会资本的匮乏,民众之间缺乏有效沟通,社会信任难以建立,很容易发生难以民间调和的群体利益冲突与价值观冲突,往往需要动辄诉诸行政力量或法律渠道解决,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导致基层社会频频处于不稳定、不和谐状态。在这样的现实下,社区的发展面临着在社区这个生活共同体的平台,整合居民参与、将人际冷漠和易怒转变为人际和谐与互相认同、邻里互助的新的共同体的难题。

二、社会分化与流动视阈下的社区共同体理想

腾尼斯(F.Tönnies)最早提出社区的概念,他诠释的社区是一种社区共同体的理想状态,是由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自然情感至上的社会联合;这种理想化的社区是一种由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彼此关系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和强烈情感依赖的团体。相对地,社会是由人们的契约关系和由理性的意志所形成的联合。他认为,社区共同体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只是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5]。虽然有理想社区共同体的向往,但是滕尼斯在他的时代已不得不承认人类传统社区已走向衰落的发展趋势。

社区共同体的变迁有三种类型: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血缘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自然的本能的情感,其存在边界为家庭亲族;地缘共同体的联结纽带是为满足成员安全和生存需要而形成的互助合作、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价值认同,其边界为相近的居住地;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高级形式,其联结纽带主要是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追求^[17]。

在社区共同体内,社区成员之间共享着一定的共同意识。共同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情感的复合,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这种共同意识不同于个人意识,是一种社会心理形式^[18]。人类社区发展的共同意识与共同体构建往往随着时代发展与经济社会特点而呈现不同的分合状态。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社会分工与流动冲击了社区共同体的凝聚性,将社区带向多元、复杂、动态的流动状态,社区共同意识淡化了,社区共同体难以稳定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工业化发展达到成熟阶段以后,社会流动趋于常态稳定,社会分化达到较高水平,人们更趋向于稳定地在象征着特定社会阶层的地域范围内活动,这为形成一定地域范围内社区生活共同体并凝聚提升共

同意识提供了条件与环境。

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与分化冲击了固有的社会壁垒,提高了社会效率,促进了社会公平,同时也为基层社区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思路与模式。社会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的社区整合,必然要充分关注社会流动、分化与社区变迁、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关注如何通过不同的整合机制来形塑新的社会流动与分化下的社区秩序与文化,以促进形成现代化的社区共同体。

在新的时期,共同体及共同意识不但不应削弱,反而值得重视与利用。在分化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分工、社会流动与个人异质性的发展,共同意识的外延和力量有所缩小,个人独立人格有很大的发展,但共同意识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分化的形式完整地保留着:在整体的社会层次上保留着一贯的基本信仰与价值观念;在中间职业群体层次上,演变为不同的职业规范,对职业群体成员的行为起着指导和制约的作用。在个人层面上,强化着个人对社区的情感依赖与认同,提高社区成员间的凝聚力,促进基层社区的稳定。

三、社区整合——以台湾地区台南市长荣社区为例

社区的整合是社会整合的缩影,也是社会整合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整合是与分裂、离散等状态相对应的。如前文所言,社区的转型与变迁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息息相关的,而这种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基层社会结构的变迁,产生了社区居民群体内部的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的状态,为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引发了对社区整合的关注与思考。当代社会“去集体化”与“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9]。这种“去集体化”与“去组织化”的社会结构趋势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是从基层社会管理的层面上,不利于社会沟通及信息对称,不利于社会认同的提升,也不断增加着社会管理的成本与代价。在基层社会管理尤其社区管理中,社区的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状态是可以扭转并值得尝试的,这需要高度重视并全面推进社区整合,将社区从地理的初级整合逐步上升为依靠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共同意识的高层次整合。

下文以杭州市上城区社区及台南市长荣社区为例,分别从社区整合的三种类型——社会整合、系统整合与文化整合来探讨社区整合的不同途径。

杭州市上城区位于杭州市中心,面积达18.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34万,上城区的社区是当地具有核心区位优势的典型城市社区,各种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居民混杂居住在当地许多老旧居民楼中,社区管理中面对着贫富悬殊、群体性事件、犯罪吸毒、失业及贫困群体等复杂的社会问题。

台湾地区台南市的长荣社区是台南典型的眷村社区,占地约1公顷,共有1300户、约3000位居民。长荣社区虽然富有眷村文化背景,居住着相当数量的眷村老年人口,但是随着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及台湾当局老旧眷村改造、社区总体营造等都市化政策的推进,2000年初,长荣社区的居民从眷村矮平房搬到了高楼大厦中居住,却普遍感觉邻里关系变得有了距离感和冷漠感,很多社区老人不习惯居住在彼此闭塞的高楼里并对电梯乘用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甚至出现老人心理不适而要跳楼自杀的悲剧。这是城市社区社会流动与分化下社区成员之间冷漠、离散甚至矛盾分裂的表征,也引发了当地人尤其社区自治组织对自身社区整合的深刻思考及积极尝试。

(一) 社区的系统整合

系统整合是经济和政治层面的整合机制,其主要形式是利益整合。哈贝马斯认为,系统整合更多地通过货币、权力的分配来实现社会秩序^[6];利益的整合与调节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出发点,也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重要动力。

社区发展过程中,利益的整合与调节主要涉及社区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再分配两个层面。首先,社区公共利益是社区所有成员共享的利益,如社区环境的优美、物业管理的周到、社区软硬件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等等。社区公共利益的建设与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它也是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动因。其次社区层面的社会利益再分配主要涉及社会保障、弱势群体救助等利益补偿,如低保救助、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孤寡老幼救助、疾病伤残人员救助等。社区利益再分配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区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有利于提升社区的认同感与共同意识。

杭州市上城区的社区管理中善于通过社区自治来处理复杂的利益问题,通过官方组织“退位”、“让位”,居民自治组织积极“在位”,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在利益整合上的互相补充与互相监督。例如在上城区的“庭院改造”、“背街小巷改造”等涉及到居民资产利益的民生问题上,通过召开民主恳谈

会、成立居民代表小组、民间性的改造办等方式,来避免城市社区动迁改造问题中极容易出现的住宅划分认定和改造方式方法等敏感问题与矛盾。例如上城区劳动路社区的“庭院改造”工程,由居民自发成立“民间庭院改善办”,由该组织负责人收集每家每户的意见与建议,再确定方案后与施工队进行交涉。社区中的基建领域从业居民还被邀请作为庭院改造的负责人,改造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是居民集体协商一致的结果,“每一个凉亭都是根据居民意见而重新规划改建的”,这充分体现了以自治的方式来进行社区公共利益整合的优势所在。

台南市长荣社区在2002年前后按照台南市政府“国宅”政策,得到了眷村改建资金并进行了眷村的拆建,经过六年的时间,建起23栋带电梯的高耸大楼以取代了原先低矮破旧的眷村平房。通过台湾当局的眷村改造政策与改建资金的获取争取到了社区环境的美化、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是社区在权力与利益层面上的一种整合方式。此外,由于台湾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发展协会是完全自治性的组织,协会的干部通常由社区居民义务担任职务,日常维持管理的拨款资金有限,早期的社区发展协会干部为了保证社区管理的正常运转,不停地参与政府及各级机构主办的社区评比与比赛,通过比赛奖金来为社区增加经费。“当时只要听到什么比赛,都会卯足全力拼到底。”时任社区协会总干事的文素霞回忆当初社区发展起步阶段说,“有奖金协会就有钱为居民做更多事。”^[7]^[68]长荣社区的利益整合与调节一方面向上争取政策与经费,另一方面通过社区自治组织的干部带头争取机动经费来补充社区管理经费不足,通过利益整合与调解来增进了居民公共利益,较好地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

利益整合在社区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社区终究不是物质利益的生产单位,也不是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实体,利益整合在社区整合中的作用相对还是有限的。社区公共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并非完全受制于利益调节,是一种公共物品的生产与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壁垒性。社区利益再分配受制于政府的福利政策等,这些都为社区利益整合带来不稳定性。

(二) 社区的社会整合

社会整合不同于系统整合,社会整合多通过语言媒介来与群体进行沟通,通过组织成员心理认同来实现行为的规范及协同,甚至能实现利益调节所不能达到的高认同度的整合效果。

现代社区的社会整合必须深刻洞察现代社会公民的个体化发展趋势,必须将这种趋势与社区整合与共同体建设的一致性结合起来。随着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社会分化越来越加速,基层社区的社会成员的多元性、异质性越来越高,个体越发有个体化的倾向,也不断冲击着传统社会与组织集体整合所高度依赖的集体精神。但是正如社会学家斯宾塞所说,有机体越高级,就越有个体化倾向,而同时又更最大限度地互相依赖。这种最高的个体化必须最大限度地与相互依赖相结合,这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既分离又联合,但是这样的分离是一种与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最复杂的结合相一致的分离,这种联合是一种不阻碍每一个性的完全发展的联合^{[8]P250}。社区的社会整合要高度尊重社区成员个体存在与个体化需求,社区的制度设计与公共资源的供给要结合多元性、异质性的个体需求来进行包容性的设计,避免陷入层次单一、供需失调的社区资源整合瓶颈中,既浪费了公共投入,增加了社会成本,又难以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难以取得居民的认同。

杭州市上城区在社会整合强调邻里交流机制的建立。发源于青年路社区的“邻居节”已在上城区所有社区中推广开来,“邻居节”以“相识、相知、相助、团结、文明、和谐”为主题,组织居民参加各种邻里互动活动,如邻居茶座、邻居读书沙龙、邻居结伴旅游、邻里联系卡等,开展“和谐邻里”、“和谐门栋”评比活动,来改变社会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现代社区邻里冷漠与不信任的现状,利用社区平台与“邻居节”的机制来创造社区居民互动的机会,增强居民对邻里乃至社区的认同感,形成一种“熟人社区”的凝聚力来化解流动与分化之下所出现的冷漠、道德滑坡乃至矛盾与冲突等问题。

台南市长荣社区在早期进行社区违建拆除工作时,曾遇到个别居民不断阻碍拆除工作甚至告上法庭的情况,当时身为社区协会理事长的曹森却并没有被个别居民的反对及阻拦而停下工作,他认为“做一件事有少数人反对很正常,只要绝大多数的人认同就值得执行。”社区环境改造与美化的工作从刚开始居民的观察、怀疑、不信任到最终的支持与认同,与社区干部的理念和执行力有关,更与社区对居民的双向沟通和矛盾调解的诚意相关。2004年,长荣社区推出“老者安之——营造银发族姿采人生”计划,建设社区“长春食堂”、社区健康管理站等来改善社区老年居民的福利。“长春食堂”的推出并不是自上而下、单凭社区干部的小集体商议

就随便推出的,当时食堂的开办广邀社区100多位老人进行讨论并征求建议,确认开办食堂有需求并可行后,才面向社区6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周一到周五的午餐供应,“长春食堂”还为社区行动障碍或卧床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餐费的收费低于成本价,不足部分由社区经费或社会捐款赞助来弥补。最初人数定位50名,在食堂的开办中不断吸纳建议并进行改善后扩大服务对象,用餐人数增加了三倍,深受社区老人欢迎。在老龄化社会加速的现实下,随着青壮年家庭成员外出工作无法照顾老人的现况越来越突出,长荣社区借助一系列老年人服务的福利项目举办和充分沟通、合理定价及完善服务的态度赢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同,促进了社区的社会整合。

(三)社区的文化整合

文化标志着社区居民的精神价值与群体意识,是社区的灵魂。在社区整合与共同体构建中,文化整合发挥着系统整合所难以达到的作用,在情感与认同层面上推动社区向共同体的高级形态发展。

社区文化整合以社区文化为载体,以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与社区群体特质的社区文化为目标。社区文化是通行于一个社区范围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包括社区内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方语言和特定象征等。^{[9]P367}社区文化具有不同的层次,包括社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首先,一定数量的社区文化场所和文化物质设施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基地;其次,社区内的物质文化遗产、社区的象征性建筑对社区居民具有较大的凝聚作用,有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再者,社区制度文化是文化整合的保障。良好的社区人际关系与文化氛围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更多地要依赖于社区居民的情感联系,将社区制度的规范作用融入人情之中,发挥法律法规所不能实现的整合效果^{[10]P194}。

杭州市上城区的大部分社区是老社区,因而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在社区文化复兴与重建中具有文化优势。例如东坡路社区以“东坡文化”为品牌,打造“东坡文化园”,建立“东坡文化廊”和“东坡亭”,还成立“苏东坡诗书画兴趣研究小组”,组织社区居民开展纪念苏东坡文化活动。又如南星街道以吴越国及市井文化为特色,突出其南宋两朝皇都所在地的文化优势,通过开设文化讲坛、组织文化古迹参观等来打造南星文化。这些社区的文化整合都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底蕴,面向现代居民的兴趣与行为方式来提炼社区文化,形成一种提升社

区品味、促进社区认同的文化资本。

台南市长荣社区的最大文化特征就是眷村文化。在台湾都市化发展进程中,眷村曾面临着拆迁所带来的眷村建筑拆除、眷村文化损毁的挑战。当地社区为保存珍贵的历史文化,在眷村改建工程确定前,召集社区家家户户收集各自的老照片、居住证、“原配住令”、官兵军服、眷村会议等旧资料,汇集整理后寄存在社区内的活动中心里,于20世纪90年代举办了台湾第一个展出最完整的眷村文化展,不但勾起老一辈眷村居民的会议,也是留给眷村后代居民的文化资产,有利于将眷村文化与精神代代

相传,形成社区居民共享共存的共同意识与精神。此外,长荣社区常年举行春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庆活动,还开办社区国乐社、国剧社、读书会等文艺教育类社团来鼓励并吸引居民走出家门、共同参与、增进了解与沟通。社区还成立社区人力银行,形成社区互助的循环系统,照顾过其他居民的志工或普通居民都会被社区登记在册,当他们自身需要帮助的时候,社区会优先安排人手回馈以照顾和帮助,形成一种良性循环,鼓励居民先行奉献的精神,形成助人自助的理念,促进社区形成有人情味、亲密和谐的文化氛围。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郑杭生.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杭州“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 [2][3]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4]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0.
- [5]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J].社会科学,2006(6).
- [6]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7]文建会.最小的无限大:文建会营造纪实[M].台北市:文建会出版,2010.
- [8]斯宾塞.社会静力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9]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 [10]陆自荣.文化整合与社区和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A Research o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Integration Depending on the Threshold of Social Mobi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SUN Xuan

(Docu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er,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ity must be studied from a macro-economic social contexts, from social mobility and trends differentiation focus. The accelerating social mobility and differentiation not on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 but also generate indifference and contradictory split discrete state, bring disharmony to the soci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takes Taiwan Evergreen community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different ways to intergrating the community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o explore how communities gradually optimize from primary consolidation to high-level integration.

Key words: social mobility;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mmunity; community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周锦鹤)